



当代学术文丛

# 卡西尔人学 思想研究

Kaxier renxuesixiang yanjiu

刘友红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卡西尔人学思想研究

KAXIER RENXUESIXIANG YANJIU

刘友红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西尔人学思想研究/刘友红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210 - 03660 - 9

I . 卡… II . 刘… III . 卡西尔, E. (1874 ~ 1945) —人学—思想研究 IV . 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430 号

## **卡西尔人学思想研究**

作    者: 刘友红

责任编辑: 徐明德

封面设计: 蔡二弘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 - 6898965

发行部电话: 0791 - 6898893

邮编: 330006

网址: [www.jxpph.com](http://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mailto:jxpph@tom.com) [web@jxpph.com](mailto:web@jxpph.com)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36 千

ISBN 978 - 7 - 210 - 03660 - 9

定价: 29.80 元

承印: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绪 言

1

<b>第一章</b>	卡西尔人学的背景及理论来源	22
第一节	卡西尔人学的背景、目标与个性	22
第二节	卡西尔对普遍决定论的文化批判	46
第三节	卡西尔对德国 18 至 19 世纪 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吸收	62
第四节	卡西尔对新康德主义的继承和超越	76
<b>第二章</b>	卡西尔人学的理论基础	91
第一节	卡西尔人学的本体论基础	91
第二节	卡西尔人学的认识论基础	121
第三节	卡西尔人学的方法论基础	138
<b>第三章</b>	符号功能：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是什么?)	158
第一节	人的先验功能：从“图式”到“符号”的嬗变	160
第二节	符号与人的行为特征	172
第三节	符号与人的知识特征	184

第四节	符号与人的实在世界	198
第五节	符号与人的精神世界	211
第六节	符号与人的定义	224

## **第四章 创造文化：人的本质的生成**

	(人怎样成为人?)	233
第一节	文化与人的创造活动	235
第二节	神话：人的生命的创造	247
第三节	语言：人的文化的创造	264
第四节	艺术：人的直观的创造	283
第五节	科学：人的理智的创造	298
第六节	文化的整体性与人性的结构特征	312

## **第五章 文化悖论：人的自由的历程**

	(人为了什么?)	329
第一节	文化的基本伦理问题	330
第二节	文化与人的自由	341
第三节	文化异化与自由的限度	351
第四节	人的自由的历程	364

## **结语**

376

## **后记**

399

# 绪 言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以下简称卡西尔)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而且以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哲学对人作了深刻、富有创新和个性特色的研 究,从而创建了具有丰富内涵和持久价值的哲学人学思想。

在思想史上,人学一词具有关于人的科学与关于人的哲学等两种不同的界定,前者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人,后者则从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整体综合的角度理解人。人学最先被界定为人的科学,在这种意义上,“人学,是拉丁字‘authropologia’一词的中译。其他欧洲文字,如英、德、法、俄等文,全部是音译这个词。这个术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596年,新教主义者卡斯曼用这个题目出版了一本

著作。他认为,‘authropologia’是关于人的两重本性的学说,是对人的心理物理两重本性的研究。这一术语后来被用来标识18世纪下半叶形成的一门科学,中文称作‘人类学’,它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类。其实,从语源学上讲,人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因为‘authropologia’一词就是由希腊文‘authropos’(人)加上‘logos’(学说)构成的。”<sup>①</sup>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 Wissenschaft von Menschen 来表示人学。显然,它是指关于人的自然科学。马克思说:“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②</sup>自19世纪末以来,人学一词逐渐在研究人的哲学意义上被哲学家们广泛使用,它比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的含义更为深广。为了与原来的“authropologia”相区别,有人称之为“homonology”,弗洛姆称之为“science of man”,马克斯·舍勒晚年创立的“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的中文对应词为“哲学人类学”,萨特倡导建立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辩证法,等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不少学者尽管主张不能将凡是以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都称为人学,认为人学只能是对人的整体性研究,但仍往往将人学视为研究人的科学,将研究人的哲学和研究人的科学相混淆,因而缺乏对两者的明确区分。

---

① 孙鼎国等主编:《人学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例如,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学,指的是专门研究人的科学,是着眼于研究作为主体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在实践基础上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历史的科学。”<sup>①</sup>而且,同强调人学与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紧密联系形成鲜明对比,不少人往往忽略人文科学。例如,有人提出:“由于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学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但由于自然属性只是人的自然前提而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且人的自然属性也不能不受其社会属性制约,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自然属性,人学从其根本性质来说仍然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sup>②</sup>可见,他们的目的是使人学成为研究人的“自然属性”并具有严格逻辑的自然科学以及重视“社会属性”研究的社会科学。诚然,从这两个角度看,人文科学确实是缺乏对自然属性的足够重视以及自然科学的严格逻辑的,而且是不太重视人的“社会属性”的,因而不能被纳入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的人学,更不能被视作人学的根本性质所在。

对此,我们认为,把人学视为一门科学,无论这门科学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会产生诸多矛盾和缺陷:(1)把人学归结为一种部门科学或者分支学科,与对人的整体性研究的任务和目标自相矛盾。这是因为,如果将人学视为自然科学,则意味着将人视为一种自然物,人学与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就无本质的区别;如果将人学视为社会科学,则意味着将人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就无本质的区别。这样对人的理解必定都是片面的。(2)缺乏哲学与科

---

① 李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底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黄楠森等主编:《人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学的明确区分,甚至将哲学等同于科学,这是一种早就过时而不合时宜的看法。(3)将人学说成是一门科学,多少包含着盲目自信和过于乐观的成分。这是因为,科学,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要求自身的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要求自身的理论体系具有逻辑的自治性、明晰性。且不说要具有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4)忽视人文科学的自主性及其在人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其实,人文科学作为对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形式及其成果的理论反思,蕴含着将人自身的自然性与动物(本书为了简洁和统一,“动物”一词前若无“符号的”等修辞词,是指除人之外的动物)的自然性、人的社会性与动物的社会性相区别开来的本质因素。

针对上述矛盾和缺陷,我们主张:为了将人学与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就必须将研究人的哲学与研究人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作明确的区分;只有从哲学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揭示作为整体的人,所以必须从研究人的哲学的意义上去界定人学;哲学意义上的人学必须充分吸纳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人文主义哲学家们对人学研究所作的贡献。正如国内学者何萍所提出的,在哲学中,人学的英文对应词是“Human Studies”,或“Humanities”,或“Human Science”,它们是当代哲学家们经过精心挑选用以表达人学的最恰当的词,包含着以下三层含义:(1)同学科分类相关,泛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2)指以人文学科的方法去观察人类文明生活,以人的方式认识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即与神学和自然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的思维方式;(3)指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她特别强调了第三层含义,并作了具体的解释:“19世纪后半叶,狄尔泰、新康

德主义哲学家、哲学人类学家们继承了维柯、赫尔德的哲学传统，批判地反思了康德的哲学问题，发展和完善了人文主义哲学，终于使哲学走出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藩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文主义的哲学形态。由于人文主义思维方式的传承，现代哲学家们就把这些人文主义哲学家创造的哲学称之为‘人学’。……这就使 Human Studies, Humanities, Human Science 具有了特定的内涵，指由维柯、赫尔德、狄尔泰、卡西尔等人文主义哲学家所创立的人文主义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形态。这是 Human Studies, Humanities, Human Science 的第三层含义，也是由当代哲学家们所赋予的最深层和最确切的含义。”<sup>①</sup>这段话突出了人学研究与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的紧密关联，不仅厘清了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线索，而且切中了人学的真正内核即人文主义。卡西尔的人学发展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传统，理应从第三层意义上理解和发展。

以 1923—1929 年《符号形式哲学》前三卷的出版为标志，我们可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为界线，将卡西尔的哲学大致划分为早期和晚期。具体来说，早期从 1899 年卡西尔取得马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始至 1923 年《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语言》的出版前为止，历时 24 年；晚期从 1923 年《语言》的出版直到其逝世为止，历时 22 年。

在早期，他主要在柯亨的领导下，沿着先验逻辑路线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作进一步阐述以发展和完善科学认识理论：运用数学方法分析自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从实体转换到纯粹意谓的功能关系，特别是以现代数学、物理中的系统秩序（如数列规律）的思想取代传统的类概念的理论，以纯粹联系的概念

---

① 参见何萍：《何谓人学》，《哲学动态》2000 年第 4 期，第 33—35 页。

取代事物的概念,旨在消解物自体从而解决康德哲学中的二元论分裂和对立,试图为自然科学提供客观、普遍的认识论基础。他在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知识问题》前两卷(分别于1906、1907年在德国出版)、《实体与功能》(1910年在德国出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1年在德国出版)。

在晚期,他主要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文化哲学。从根本上说,与其早期思想相对比,符号形式哲学的突破之处在于:(1)把科学认识扩展到其他文化形式领域,强调了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形式的自主性、独立性,把每一种文化形式都当做人类迈向实在从而构造自己的经验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也即人类从生命的实体到精神的主体不断派生、转化、升华的不同方式和途径。由此,他深入剖析了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各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结构和特殊规则,从而确定了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科学之外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的合法性基础,划分了各自的边界,以防止科学的独断和僭越;(2)从功能统一性的角度看待包括理性、非理性在内的人类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发展,把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视为人类精神力量客观化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把人类文化视为多样性的功能统一的整体,从而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精神结构及其发生、发展的特点、规律。这两方面相结合表明:卡西尔将其早期的理性批判(试图完善康德的理性批判)发展为晚期的文化批判,对人类文化和人性本质作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富有创新特色的文化哲学和哲学人学思想。他在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除了作为《符号形式哲学》前三卷的《语言》《神话思维》《知识现象学》(分别于1923、1925、1929年在德国出版)和他逝世后出版的第四卷《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1996年在美国出版)外,还有《语言与神话》(1925年

在德国出版)、《符号·神话·文化》(1979年在美国出版)以及逝世前不久出版的《人文科学的逻辑》(1941年在瑞典出版)、《人论》(1945年在美国出版)、《国家的神话》(1946年在美国出版)等等,这些都是对符号形式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实际运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种分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卡西尔早在《语言》出版之前的1917年就开始酝酿其符号形式哲学,而且早在写作《实体与功能》时就发现柯亨倡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理论过于狭窄,意欲突破之;二是卡西尔本人的思想很具有连贯性,其早期的思想特别是有关从实体到功能转变的核心思想,仍然贯穿于其晚年的符号形式哲学之中。而且,他在晚年继续结合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最新发展去不断完善自己关于科学认识的理论,如《当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1937年在瑞典出版)。这两个特点表明,卡西尔文化哲学虽是他的晚期思想,但它是以他的前期的认识论、方法论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卡西尔尽管在叙述风格上注重清晰明了、娓娓道来、逐层展开,尽力避免晦涩、生造的语句和词汇,但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学术思想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他的文化哲学仍继承和发扬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典型风格,即极力建立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采取宏大叙事手法,条分缕析,雍容而华贵,全部目的在于对人类精神的深入解剖以揭示其内在结构、规则及历史发展,高扬了人类精神的主体能动性。同时,卡西尔充分吸收和广泛利用了他所处时代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和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他自己的独特理解和系统综合,从而使得他的符号形式哲学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

的外壳,呈现出新的内涵和本质,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从总体上看,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普遍决定论,从认识论向语言哲学过渡和转向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以上两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得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追求体系的完整性。卡西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力图扩大哲学研究领域的广度,统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德国古典哲学不仅继承了西方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统摄原则的一贯传统,而且综合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彻底。康德的三大批判涉及科学、道德、美学领域,晚年则又扩大了哲学研究的领域,试图将对宗教、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纯粹形式哲学的体系之中。费希特和谢林也是为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全面的哲学体系,举凡人类思维、科学、艺术、道德、宗教、政治国家、历史等等,都是其哲学综合的对象。卡西尔传承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和先验方法,力图将其批判范围从科学领域扩大至其他各种文化形式领域,正如卡西尔自己所说:“符号形式哲学的道路开始于对(文化)作品结构的分析。它继承康德的批判问题,但是赋予它更广泛的内容。所有的文化‘作品’都要加以研究,以揭示它们的前提和呈现于其中的一般形式。”<sup>①</sup>卡西尔不仅试图追问和解答科学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还试图追问和解答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其他认识形式如何可能的问题。为此,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前三卷分别探讨语言、神话和科学,晚年的《人论》则将论域延伸至语言、神话、宗教、

<sup>①</sup>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 4, 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 by Ernest Cassir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5.

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各个领域,从而将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扩大并改造为自己的文化批判哲学。同时,卡西尔本人反对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普遍决定论,主张:包括科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自由创造活动的不同形式,体现了人类精神创造的不同力量、结构和组织原则,共同构造了人的经验世界,因此,只有通过对各种文化形式的特殊结构和规则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人的完整的精神结构。这就要求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文化哲学。总之,与德国古典哲学家所建立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sup>①</sup>相比较,卡西尔所建立的是文化哲学体系。尽管卡西尔本人否认自己的哲学是体系性的哲学,使之区别于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但事实上,从整体上看,他的符号形式哲学仍具有很强的体系性,因此我们仍然可将他的符号形式哲学视作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哲学或哲学体系。

追求逻辑的统一性。卡西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力图以某种法则将各研究领域融入一个统一的结构整体之中,建立庞而不杂的哲学体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试图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其判断力批判试图解决和协调科学和伦理两个不同领域的分离和对立,但由于其静态的先验方法的局限性,缺乏辩证的动态发展过程,因而没有真正达成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自由、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统一,也就没有真正实现其哲学整体的逻辑统一性。为克服康德哲学的这一缺陷,卡西尔继承新康德主义者的一般主张,一开始就否定了物自体的存在而代之以符号,从而一

---

① 范进认为,康德哲学本质上是文化哲学而不仅仅是理性批判哲学。藉此,他对康德哲学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诠释。参见范进:《康德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开始就否定了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自由、科学与伦理的截然分离与对立。黑格尔通过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各个环节的绝对理念的运动辩证法，构造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从而将康德的先验理性批判哲学改造为思辨的形而上学。卡西尔部分地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反对绝对精神的实体形而上学的统一性，而主张寻求各种符号形式的内在统一性，提出“哲学并不满足于询问特殊文化领域的形式和结构，并不满足于询问语言、艺术、法律、神话、宗教的结构”<sup>①</sup>，“符号形式哲学所关注的则是精神表现功能的总体性”<sup>②</sup>，从而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一步改造为文化现象学。卡西尔不仅强调了人类精神结构内在的功能统一性，而且强调了各种符号形式自身的结构和法则的特殊性；强调不能将人类文化归结为一种实体，而必须将其视为人类精神自由创造形式的多样性的功能统一。在这种意义上，他特别反对谢林的“绝对物的统一性”，认为其危险在于“它会吞没一切具体、特殊的区别，使它们无法辨认”<sup>③</sup>。总之，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比，符号形式哲学彻底实现了实体思维向中介、功能、关系、相互作用思维的转变，具有更强的逻辑统一性。

把对精神的自我认识作为哲学的主旨。卡西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将目光凝聚于人类精神的自我认识，都强调了理性在人类精神整体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康德承认人类精神有情感、欲求、认知三种能力，看到了理性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的缺陷与非充分性，但并不是要取消理性，而是力图对人的各种精神能

① [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② [德]卡西尔：《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③ [德]卡西尔：《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力和文化形式进行理性的批判性审视,阐明认知、欲求、情感等各领域的形式原则,以便为各领域确立牢固、可靠的先验基础,并严格划分各自的合法性边界,因此其哲学在总体上仍是理性主义的。到了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统治一切,主观精神(个体意识,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客观精神(作为个体意识外在化的社会组织和历史进程)都不过是绝对精神由低级向高级作自我保存与扬弃运动的不同环节。因此,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必须服从神秘的绝对精神的支配,个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之间也必然遵循僵硬的正、反、合的辩证法原则。卡西尔虽然也强调理性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理性是比感觉、知觉更高的阶段,但与将理性归结为最终、唯一的决定因素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不同。他认为,仅仅强调理性是不够的;人类精神是一个包含情感、直觉和思维在内的有机整体;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人性整体结构的必要部分,都具有各自的存在领域和重要性;不能简单地将它们中的一项归并和化约为另一项的支配物。他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有自己占主导的精神要素,代表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不同形式和方向,在人类文化的结构整体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卡西尔力图透过人的各种文化形式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强调了寻求并保持各种精神要素之间、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最佳张力与动态平衡、和谐的重要性。卡西尔既强调情感、直觉和思维各种精神要素之间的独立自主性,又强调它们之间的结构整体性和辩证联系。他既不像康德将人类精神的各要素、各种文化形式僵硬地割裂开来,又不像黑格尔那样使低级环节的精神要素、文化形式在高级环节的精神要素、文化形式面前丧失独立自主性。总之,符号形式哲学综合并超越了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康德哲学被称为精神解剖学,黑格尔哲学被称为精神胚胎学、精神古生物学。我们如果按

照这种格式的话,那么可称卡西尔文化哲学为精神系统学。它既解剖精神系统的整体结构又考察精神系统的历史演化。

综合上述三个特点,卡西尔文化哲学兼有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性质,在体系风格上保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特征,在理论实质上却具有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特征,因而它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综合,在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形态,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现代哲学形态。卡西尔将自己晚年创立的哲学称为“作为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主义”<sup>①</sup>和“符号唯心主义”<sup>②</sup>的哲学。我们认为,这些是对他晚年所创立的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性质的最好判定。

上述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整体特征表明,他对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具体的文化形式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分散的,而是贯穿着对人类精神的研究这一核心主题。在卡西尔那里,对人类精神的研究也就是对人或人性或人的本质的研究。可以这么说,卡西尔文化哲学是一串奇光异彩的珍珠项链,对各种具体文化形式如语言、神话等的研究是项链上闪闪发光的珠子,而对人的研究是贯穿各珠子之中并使它们得以串联成为项链的金属线。对人的研究是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出发点、核心内容和最终归属。因此,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学,即文化哲学类型的人学。它是哲学人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我们所称的“卡西尔人学”其实质也就是“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卡西尔文化哲学”。

我们从《符号形式哲学》的第四卷《符号形式的形而上学》

---

① [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②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 4, The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by Ernest Cassir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1996. p223.